

博古通今的國學泰斗

饒宗頤

香江鴻儒

學藝雙攜

「文化名家 香江足跡」系列十四

饒宗頤是當代的國學泰斗，在歷史、文學、語言文字、宗教、哲學、藝術等領域中，皆有卓越的成就和突出的貢獻，被譽為「國學大師」。自一九四九年來到香港，饒宗頤不僅任職於香港多所學府，在學術上著作等身；還在藝術上獨創風格，走到哪裏，就繪畫到哪裏，在香港各地留下藝術足跡，學藝雙攜。

大公報記者 李兆桐

饒宗頤創作作品(部分)

更試為君唱，雲山韶濩音。芳洲牽杜若，幽澗浴胎禽。萬古不磨意，中流自在心。天風吹海雨，欲鼓伯牙琴。

《偶作示諸生》詩

夏雲猶覆三摩地，火裏新荷欲出頭。

《孟賈苦熱》詩節選

排空插漢。過雨涼添叢竹健。信步還休。丹殿朱幡在上頭。江雲似火。染出幾枝花可。吟袖飛香。秀句新傳到十方。

《減蘭·其二》詞

「做學問要從『四面看』。實際上，從上到下，從左到右，許多領域都是有聯繫的，要有耐心，不要抓一點就概全貌，把它當作主流。」

——二〇〇九年饒宗頤答記者問

絕壁搜殘字，大風試浩歌。山窮嫌樹少，地迴得天多。野水青如染，秋雲薄似羅。荒途猶未啟，藍縷意如何。

《昂坪二首其一》

中聖迷花夢未甦。酒醒尚不吐茵車。邊胸虛白入空無。雨腳風翻休濕兔，赫蹄書老愛累珠。眾賓弄影捋吟鬚。

《浣溪沙·乙卯中秋虛白齋迎月觀吳寬書卷次東坡韻二首其一》

學中華文化研究院學者陳民鎮認為，饒宗頤在甲骨學的研究中注重基礎材料的收集與整理，相比前人的研究，學貫中西的饒宗頤精通多國語言，更涉獵梵文這一「絕學」，可以將不同的古文字作比較研究。饒宗頤在香港的著作《殷代貞卜人物通考》一書以貞人為綱，就甲骨卜辭作綜合研究，着力於殷禮的鉤沉與殷商史的重建，是「甲骨學史上的重要著作」。

無論是楷書、行書、草書，饒宗頤都信手拈來，更將自己對古文字的研究融入書道。經過對金石碑帖、簡牘帛書、秦磚漢瓦的臨摹學習，饒宗頤將自己的學術知識與書法技藝相結合。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學者蔡典燁在論文中指出，饒宗頤「對碑銘帖卷的各種書體均有涉略，打造出奇逸古拙、大悲大喜的獨特書風面貌」。饒宗頤書法和學術水平都同樣卓越，古今實不多見。

饒宗頤來到香港，首要的事就是調查香港本地的歷史古蹟，不管是宋皇臺、青山禪院這些古蹟，還是散落在香港各處的摩崖石刻，他都不辭辛勞親身遊歷。這些對香港歷史的研究影響着饒宗頤描繪香江風貌的繪畫。他曾有詩云：「故鄉隨腳是，足到便為家。」饒宗頤的足跡遍布香港，在各處寫生作畫，作詩題詞。不管是大嶼山還是屯門青山，昔年留下的足跡，成為了他筆下《雨中大嶼山》、《青山山色》等作品。彷彿寫日記般，饒宗頤繪遍香港，將眼中所見盡收錄於《香江情懷》書畫專集，足見其對香江濃厚深情。

獨創「饒荷」畫法

饒宗頤在藝術上最獨特的創造非他的「饒荷」莫屬。饒宗頤自七十年代較多繪寫花卉，以荷花為主，早年筆法近於「四僧」中的石濤。其後，饒宗頤探索各種畫荷的新方法，以金或銀墨來勾寫荷花造型，然後填以紅色，有時也用敦煌白畫筆法，或在潑墨潑色後用金或墨來勾外形，用千變萬化的手法勾畫出他「心中的荷花形象」。

二〇一八年，饒宗頤仙逝，享年一百零一歲。及至百歲高齡的他，在二〇一六年還舉辦了「蓮蓮吉慶——饒宗頤教授荷花書畫巡迴展」。隨着年齡的增長，饒宗頤筆下的「饒荷」越發多姿多彩，反映了他心境的變化，「心中的荷花形象」在百年的歲月中不斷煥發光彩。

饒宗頤一生不懈探索，學術與藝術互益互補，不愧「學藝雙攜」的宗師之名。饒宗頤之女饒清芬表示，作為家人，饒宗頤是一位好父親，作為學者，饒宗頤則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宗匠，「很可惜我們這些後輩還達不到父親的境界」。作為饒學研究基金會永遠會長，饒清芬攜手各大「饒學」研究機構舉辦了「桑梓嶺南：饒宗頤在大灣區」學生比賽，期望大灣區更多的學生能夠了解饒宗頤的故事，傳承他的學術與藝術之路。比賽在日前落下帷幕，吸引了來自香港及澳門的一百三十位師生參與，繼續書寫着饒宗頤在香港、乃至整個大灣區的故事。

與饒宗頤並稱「南饒北季」的國學大師季羨林曾言，「我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」。饒宗頤學富五車，在香港日思夜想的就遊覽歷史古蹟，埋頭到學術和藝術裏面。終其一生，饒宗頤耕耘多個學術領域，著述無數；又創作融書法、繪畫、古文字學等多學科交織的藝術作品，為香港留下寶貴的學術與藝術財富。

香港為學術研究提供重要條件

饒宗頤一九一七年生於廣東潮安，一九四九年來到香港定居，任職於香港中文系，後又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、新加坡大學等學府。饒宗頤認為，香港為他在學術及藝術上的發展提供了很重要的條件，世界各地的漢學研究情況，香港都可以第一時間知道。在一九七八年退休後，適逢中國內地改革開放，他充分利用內地新出土的文獻與古代典籍，又提出了推陳出新的學術觀點。博古通今的學術成就，讓饒宗頤成為中西漢學界公認「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」。

饒宗頤生平共出版百餘種學術及藝術著作、一千餘篇學術論文。他曾講自己是很幸運的，「比起明清的學者，我能親眼看到很多他們看不到的東西，所以要更努力地去進行研究。」饒宗頤利用香港的優勢，積極參與中外各大研討會，又研究巴黎及倫敦所藏敦煌書稿，窮盡一切可用學術材料。

許多學者對饒宗頤的學術成就較為了解，可是對他在藝術上的討論則較少。得益於廣博的知識儲備，饒宗頤的藝術創作將歷史、宗教、哲學、文字研究、書法、繪畫、詩詞文學等融會貫通，相互印證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。

饒宗頤自小在潮州秉承家學，得以在當時潮州最大的藏書樓中接觸中國傳統藝術，看過很多中國畫大師的作品，如任伯年的真跡。後師從楊枋，又受到海派文化藝術的薰陶。來到香港，饒宗頤與當地收藏家劉作籌交往，得見虛白齋書畫收藏。接觸了這些珍貴的作品後，饒宗頤又孜孜不倦地進行臨摹學習，最終將畢生所學融會貫通，形成了自己的風格。無論是繪製山水、人物，還是花鳥，饒宗頤都得心應手，還能運用自己在詩詞和文字研究上的知識為作品題跋，可以做到如此的藝術家在當代已愈來愈少。

尋訪香港歷史古蹟

饒宗頤書法植根於古文字研究，北京語言大

得。簡林結合了饒宗頤的書法造詣與其哲學心得。二〇〇二年，饒宗頤將《心經》墨寶贈送予香港市民，香港特區政府決定將這份墨寶轉化為戶外大型展覽，讓全香港市民都可以欣賞到，「心經簡林」應運而生。考慮到中國早期文字均以竹簡雕刻，把墨寶雕刻於木樁上，可以達到竹簡的效果，而且木刻更能夠彰顯饒宗頤在運用筆墨中的神髓，反映中國文化及歷史的源遠流長，「心經簡林」最終決定以木雕製成。由於整篇書法分別篆刻於多根木柱上，此裝置近似古時書於竹簡，因此名為「簡林」。其中三十八根花梨木柱配合山形地勢來分布，其中三十七根刻有《心經》經文，並依經文順序排成「8」字（即「∞」無限符號），象徵「無限」、「無量」，以示宇宙人生變化無定的道理，簡林結合了饒宗頤的書法造詣與其哲學心得。

手寫《心經》 鼓勵港人

上世紀末香港社會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時，饒宗頤說他有一個「祝福香港，為香港人打氣」的心願。從山東泰山的《金剛經》摩崖石刻中得到啟發，饒宗頤親自手書經文，但寓意深遠的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》（《心經》）在逾百張方形紙上。他指出，《心經》最深沉的意義就在於「心無罣礙」上，正適合用來鼓勵香港人。



饒宗頤。

位於大嶼山的心經簡林。



饒宗頤在香港研究甲骨文的著作《殷代貞卜人物通考》。

饒宗頤在香港大學本部。

「蓮蓮吉慶——饒宗頤教授荷花書畫巡迴展」宣傳海報。



饒宗頤在港足跡



一九六二年，饒宗頤憑藉研究甲骨文的著作《殷代貞卜人物通考》獲得「漢學儒蓮獎」，更將甲骨文研究融入書道。此《甲骨文五言聯》書於漢車馬出行圖紋對聯紙上，用筆瘦硬通神，具有古趣，是他的甲骨文書法代表作。

駐足屯門青山禪院，饒宗頤繪下《青山山色》。饒宗頤曾為了研究，在香港屯門住了一段時間，亦揮筆寫來青山特色，盈於紙上。此畫以近山遠峰為主景，加插叢林雜樹、流水飛瀑，於山林中添上若隱若現的茅屋，而以浮雲作為連貫，氣勢豪雄，意境近於晚明諸家山水作品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，饒宗頤開始繪畫荷花，後來得見「八大山人」朱耷的《河上花卷》，感嘆「看見這一卷畫，有一種驚心動魄的感覺」。自此開始在荷花的氣勢上着力，終成「饒荷」獨特風格。此「饒荷」作品《香遠益清》用色別具一格，以金色刷寫荷葉及荷莖，用不同的筆法勾畫荷花，已臻化境。



水墨設色紙本《香遠益清》